

解註話白・照對文言



聊齋誌異之一

雲 翠 仙

聊齋誌異之一

雲翠仙

許嘯天譯註

羣學書店出版

聊齋誌異之一
雲 翠 仙

每冊實價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發行者

出版者

譯註者

羣學書店

羣學書店

許嘯天

總發行所山東路中保坊門
售部四馬路二七七號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

言文對照
白話詳註
聊齋誌異之一

雲翠仙

劉夫人	一
湘裙	一四
雲翠仙	二八
小謝	三九
于去惡	五六
愛奴	六八
呂無病	七九
薛慰娘	九六
田子成	一〇六

目

次

二

房文淑

.....

一一二

王蘭

.....

一一九

王六郎

.....

一二五

耿十八

.....

一三三

寶氏

.....

一三七

白話文對照 聊齋誌異之一

雲翠仙

原著者蒲留仙
譯註者許嘯天

劉夫人

廉生者，彰德人，少篤學，然早孤，家甚貧。一日他出，暮歸失途，入一村，有媼來謂曰：「廉公子何之？夜得毋深乎？」生方惶懼，更不暇問其誰何，便求假榻。媼引去，入一大第，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。——年四十餘，舉止大家，——媼迎曰：「廉公子至。」生趨拜，婦喜曰：「公子秀發，何但作富家翁子？」即設席於坐側，勸酬甚殷，而自己舉杯，未嘗飲，舉箸亦未嘗食。生惶惑，屢審閤閤，笑曰：「再盡三爵，告君知。」生如命已，婦曰：「亡夫劉氏，客江右，遭遽殞，未亡人獨居荒僻，日就零落。雖有兩孫，非鴟鴞，即鸞鷟耳。公子雖異姓，亦前生骨肉也；且至性純篤，故遂覩然相見。無他煩，薄藏窖金，欲倩公子持泛江湖，外其贏餘，亦勝案螢枯死。」廉生辭以：「少年書癡，恐負重託。」婦曰：「讀書之計，先於謀生；公子

聰明何之不可？』遣婢運貨出，交兌八百餘兩；生惶恐固辭，婦曰：『妾亦知公子正慣懋遷，但試爲之，當無不利。』生慮重金，非一人可任，謀合商侶，婦云：『勿須。但覓一樸慤諳練之僕，爲公子服役足矣。』遂輪織指以卜之，曰：『伍姓者吉。』命僕馬囊金送生出，曰：『臘盡滌，候洗寶裝矣。』又顧僕曰：『此馬調良，可以乘御，卽贈公子，勿須將回。』生歸，夜纔四鼓，僕繫馬自去。

明日，多方覓役，果得伍姓，因厚價招之。伍老於行旅，又人爲懋拙不苟，貲財悉倚付之。往涉荆襄，歲杪始得歸，計利三倍。生以伍力爲多，時常格外，另有酬賞。謀同飛灑，不令主知。甫抵家，婦已遣人將迎，遂與俱去。見堂上華筵已設，婦出，備極慰勞。生納貲訖，卽呈簿籍，婦置不顧。少頃，卽席歌舞，鞦韆，伍亦賜筵外舍，盡醉方歸。

因生無家室，留守新歲。次日，又求稽盤，婦笑曰：『後無須爾，妾會計久矣。』乃出冊示生，登誌甚悉，並給僕者，亦載其上。生愕然曰：『夫人真仙人也。』過數日，館穀豐盛，待若子姪。

一日，堂上設席一東面，一南面，堂下一筵西向，謂生曰：『明日財星臨照，宜可遠行，今爲主价相設祖帳，以壯行色。』少間，伍亦呼至，賜坐堂下。一時鼓鉦鳴聒，女優進呈曲目，生命唱『陶朱富』。婦笑曰：『此先兆也。當得西施作內助矣。』宴罷，仍以全金付生，曰：『此不可以歲月計，非獲巨萬，勿歸。』

也。妾與公子，所憑者在福命，所信者在心腹，勿勞計算，遠方之盈絀，妾自知之。」

生唯唯而退。往客淮上，進身爲鬻買，躰年利又數倍。然生嗜讀，操籌不忘書卷，所與遊皆文士，所獲既盈，隱思止足，漸謝任於伍。

桃源薛生與最善，適過訪之，薛一門俱適別業，昏暮無所復之，闌人延生入，掃榻作炊。細詰主人起居，——蓋是時方說傳朝廷欲選良家女，犒邊庭，民間騷動，聞有少年無婦者，不通媒妁，章以女送諸其家，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——薛亦新婚於大姓，猶恐輿馬喧動，爲大令所聞，故暫遷於鄉。

初更向盡，方將拂榻就寢，忽聞數人排闥入，闌人不知何語。但聞一人云：「官人既不在家，乘燭者何人？」闌人答：「是廉公子，遠客也。」俄而問者已入，袍帽光潔，略一舉手，卽詰邦族。生告之，喜曰：「吾同鄉也，岳家誰氏？」答云：「無之。」益喜，趨出，急招一少年同入，敬與爲禮。卒然曰：「實告公子，某慕姓，今夕此來，將送舍妹於薛官人。至此方無策，進退維谷之際，適逢公子，甯非數乎？」生以未悉其人，故躊躇久不與應。慕竟不聽其致詞，急呼送女者。少間，二嫗扶女郎入，坐生榻上，睨之年十五六，佳妙無雙。生喜，始整巾向慕謝，又囑闌人行沾，略盡款洽。

慕言：「先世彰德人，母族亦世家，今凌夷矣。聞外祖遺有兩孫，不和家，况何似？」生問其祖，曰：「

外祖劉字暉，若聞在郡北三十里。』生曰：『僕郡城東南人，去北里頗遠，年又最少，無多交知，郡中此姓最繁，止知郡北有劉荆卿，亦文學士，未審是否？——然貧矣。』慕曰：『某祖墓尚在彰郡，每欲兩櫬歸葬故里，以資斧未辦，姑猶遲遲，今妹從去，歸計益決矣。』生聞之，銳然自任。二慕俱喜，酒數行，辭去。生卻僕移燈，琴瑟之愛，不勝言。次日，辭已知之，趨入城，除別院館生。生詣淮交盤已，留伍居肆，裝貨返桃源。同二慕啓岳父母骨骸，兩家細小，載與俱歸。入門安置已，囊金詣主，前僕已候於途，從去。婦逆見，色喜曰：『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，前日爲客，今日爲吾甥壻也。』置酒迎塵，倍益親愛。生服其先知，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，婦云：『勿問，久自知之。』乃堆金案上，瓜分爲五，自取其二，曰：『吾無用處，聊貽長孫。』生以過多，辭不受，悽然曰：『吾家零落，宅中喬木，被人伐作薪，孫子去母頗遠，門戶蕭條，煩公一營辦之。』生諾，而金止受其半，婦強內之，送生出，揮涕而返。

生疑怪，間回視第宅，則爲墟墓，始悟婦卽妻之外祖母也。既歸，贖墓田一頃，封植偉麗。劉有二孫，長卽荆卿，次玉卿，飲博無賴，皆貧。兄弟詣生申謝，生悉厚贈之。由此來往最稔，生頗道其經商之由。玉卿竊意家中多金，夜合博徒數輩，發墓搜之，剖棺露齒，竟無少獲，失望而散。生知墓被發，以告荆卿。荆卿詣生同驗之，入壙，見案上纍纍，前所分金俱在。荆卿欲與生共取之，生曰：『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。』

『荆卿乃囊運而歸。告諸邑宰，訪緝甚嚴。後一人賣墳中玉簪，獲之，窮訊其黨，始知玉卿爲首，宰將治以極刑。荆卿代哀，僅得賒死。墓內外，兩家並力營繕，較前益堅美。由此廉劉皆富，惟玉卿如故；生及荆卿常河潤之，而終不足供其博賭。』

一夜盜入生家，執索金費；生所藏金，皆以千五百爲箇，發示之，盜取其二。止有鬼馬在廐，用以運之而去，使生送諸野，乃釋之。村衆望盜火未遠，譟逐之，破驚遁，共至其處，則金委路側，馬已倒爲灰泥，始知馬亦鬼也。——是夜只失金釧一枚而已。

先是盜執生妻，悅其美，將就淫之；一盜帶面具，力詞止之，聲似玉卿。盜釋生妻，但脫腕釧而去，以謀疑玉卿，然心竊德之。後盜以鈔質賭，爲捕役所獲，詰其黨，果有玉卿。宰怒，備極五毒，兄與生謀，欲以重賂脫之。謀未成而玉卿已死，生猶時恤其妻子。生後登賢書，數世皆素封焉。嗚呼！貪字之點畫形象，甚近乎貧，如玉卿者，可以鑒矣！

一個姓廉的讀書人，是彰德地方人，從小用功讀書，可是年輕時候，沒有了爹娘，家裏很窮。有一天，到別地方去，夜裏回來，走錯了路，走進一個村坊裏，有一個老太婆走來對他說道：『廉少爺到什麼地方去？夜可是不嫌太深嗎？』姓廉的正害怕沒有法子的時候也來不及問他是什麼人，便求

在他家裏借牀鋪過夜；老太婆領他去：『走進一座大屋子去，有兩個丫頭照着燈籠，領一個女人走出來；年紀四十多歲，舉動大方。老太婆走上去說道：『公子來了！』姓廉的跑上去拜見，那女人歡喜着說道：『公子長得狼標緻漂亮，豈止做有錢人家的兒子？』便擺一桌酒在座位傍邊，勸他吃酒，十分殷勤；但是他自己擎着杯子，從不吃酒，拿着筷子，也從不吃菜。姓廉的慌慌張張，好幾回問他家裏的情形；他笑着說道：『再吃完了三杯酒，告訴你知道。』姓廉的依他，吃進了酒，那女人說道：『我死去的丈夫姓劉——到江南去做客人，遭難便死了——我一個人獨自住在這荒野冷靜地方，一天一天的坍塌下來；雖說有兩個孫子，不是很兇險，便是狠蠢笨的。公子雖說是別姓人，也是前世裏的一家人，又是脾氣規矩，便老着臉兒見你，沒有別的事體求你，稍稍藏着幾個地窖裏的錢，要託公子帶着出門，到各處碼頭上去做買賣，分幾個賺錢，也勝如在家裏乾守着。那姓廉的推說：『年紀輕，祇知道讀書，怕擔不起這個重託。』那女人說道：『讀書的事體，比做買賣要緊；公子聰明人，什麼事體都可以做。』便喚丫頭把錢搬出來，交給他，算一算有八百多兩銀子。姓廉的慌慌張張的再三推辭，那女人說道：『我也知道公子不慣做買賣的，祇好試試做做看，總沒有不好的。』姓廉的怕這許多錢，不是一個人擔當得起的，商量和別人去拚股；那女人說：『不用

祇叫尋一個老實有閱歷的用人，替公子服侍也夠了。」便輪着他的細指兒算一算，說道：「姓伍的便吉利。」喚用人拉着馬，袋着銀錢，送姓廉的出門去，說道：「到十二月完的時候，我洗着酒杯待你回來替你洗塵。」又回頭對用人說道：「這匹馬脾氣騎熟了，可以騎着；他便送給公子，不用牽回來。」姓廉的回到家裏，夜裏纔打得四更，那用人吊着馬，自己回去。

到了明天，想盡法子去尋用人，果然尋到一個姓伍的，便出了狠多的工錢，喚他來。姓伍是慣常出門的人，又做人慧笨，不肯做私心事體；銀錢統統交給他，跑到湖南湖北去，到年底纔得回來要。一算利錢，有三倍；姓廉的因為靠着姓伍的力量居多，在照規矩工錢以外，另外謝他賞錢，商量和他報虛賬，不要給東家知道。纔到得家裏，那女人已經打發人來迎接，他便和那人一塊兒跑去，看見廳上狠考究的酒席已經擺下了。那女人出來，再三說：「辛苦了！」姓廉的把錢交過了，便送上帳簿去；那女人攔着不看，停了一回，坐上席去，叫唱戲的唱着跳着，打着很熱鬧的鑼鼓，姓伍的也賞他一桌酒在外屋子吃着，盡量吃醉了纔回去。

因為姓廉的家裏沒有妻子，留他住下過新年；第二天，又請他算帳，那女人笑說道：「以後不用這樣，我算過已經多天了，便拿出賬簿來，給姓廉的看，上面寫着十分仔細，連那賞用人的也寫在上

而姓廉的詫異着說道：『夫人真是通靈的人！』過了幾天，給他住的吃得十分豐厚，待他和子姪一般。

有一天，廳上擺着酒席，一桌向東，一桌向南，廳下面一桌向西，對姓廉的說道：『明天是財星高照，可以出遠門；今天替你主僕兩人擺下送行酒，也叫他出門人高興高興。』停了一回，也把那姓伍的喚來，賞他坐在廳下面，一時裏打鼓打鑼，熱鬧，女戲子送上戲單來，姓廉的吩咐他唱一齣『陶朱富』。那女人笑着說道：『這個是預兆了，便可以得着和西施一般標緻的女人做媳婦了！』酒吃罷，仍把如數銀錢付給姓廉的，說道：『這一過不能夠預定年月，不是得到一萬塊錢，不用回來；我和公子所靠的是福命，所信的是心裏，不用你計算。遠路裏的買賣，賺錢賠賒，我自然能夠知道的。』

姓廉的答應着出來，動身到江北去做鹽商，過一年，利息又得了幾倍。但是姓廉的性喜讀書，做買賣的時候，也不肯拋去書本兒；和他做伴的，都是讀書人。他得着的利多了，暗暗的想法子不做買賣了，慢慢的把事體推在姓伍的身上。

桃源地方一個姓薛的讀書人，和他頂要好；有一天，恰巧去看他，那姓薛的一家人都到莊上去

了天昏黑下來，沒有去的地方，看門的邀得進去，鋪好床，煮起飯來；細細的問他：『東家近日做什麼事體？』原來這時候正謠言皇帝家裏要挑選好人家的女兒，送給看守邊地的人；百姓家裏慌亂起來，打聽得年輕的人，沒有媳婦的，便不請媒人，直把女兒送到他家裏——竟有一夜工夫得到兩個女人的——姓薛的也新近娶了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，祇怕轎馬熱鬧，被縣官知道，所以暫時搬到鄉下去。

頭更打過，正要打掃床鋪睡下；忽聽得有幾個人推着門進來看門的，不知道他們說什麼話，祇聽得一個人說道：『你家官人既說不在家裏，那點着燈在房裏的是什麼人？』看門的說：『是廉公子，遠路來的客人。』停了一回，那問的人已經進來了；袍子帽子穿戴得很漂亮，稍稍拱一拱手，便問他住處名姓。姓廉的告訴他，他歡喜着說道：『是我的同鄉人，丈人家裏姓什麼？』回答說道：『不會有丈人呢。』他越發歡喜，跑出去，急急喚着那個年輕的男人同進來，恭恭敬敬對他行一個禮，便說道：『老實告訴公子，我姓慕。今天夜裏到這裏來，是要把我的妹子送給薛官人；到了這裏，正沒有法子，進退兩難的時候，恰巧遇到公子，豈不是定數嗎？』姓廉的因為不知道他這個人怎麼樣，所以遲疑了半天，不敢答應；姓慕的竟不等他說出話來，急急喚送那姑娘來的人，停了一

同兩個老太婆扶着一個姑娘進來，坐在姓廉的床上；一看，他年紀十五六歲，標緻得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。姓廉的高興起來，纔整一整帽子，對他姓慕的說：『謝謝！』又喚看門的去買酒菜，稍稍盡一點交情。

姓慕的說道：『前代是彰德府人，母親家裏也是大戶人家，現在已經敗落了；聽說外公傳下來兩個孫子，不知道他家裏光景怎麼樣？』姓廉的問：『那外公姓什麼？』他說：『外公姓劉，號隴叢，若聽說住在離府城北三十里地。』姓廉的說道：『我是府城東南地方人，離開北面鄉下地方很遠；年紀又頂小，不多幾個要好朋友，府城裏這個姓的人家頂多。祇知道府城北面有一個劉荆卿，也是讀書人，不知道是他不是？——但是家裏窮了。』姓慕的說道：『我祖宗的墳地，還在彰德府地方，常常要把兩口棺材搬回去，葬在舊時的家鄉地方；因為盤船錢不會預備，暫時延挨着。現在妹子跟你去了，我回家去的算盤，越法打定了。』姓廉的聽了，一力自己擔當，兩個姓慕的都高興，酒吃過幾杯，告辭去了。

姓廉的打發用人出去，拿過燈來；夫妻兩人的恩愛，說也說不清楚。到了第二天，姓薛的已經知道了，跑進城去，打掃另外一所院子，給姓廉的住下；姓廉的到江北去，交割清楚，留下那姓伍的住在

店裏收拾行李回桃源縣去，同那兩個姓慕的，掘出爹娘的屍首來；兩家人家的家眷，坐着船一塊兒回來。走進門，安排停當，袋着銀錢跑到那東家家裏去；從前那個用人，已經在路上等着，跟着他去。那女人迎接出來，見面，臉上笑盈盈的說道：『陶朱先生帶得西施回來了！從前是我的客人，今天做了我的外甥女婿了！』擺下酒來，替他接風，越發親熱。姓廉的佩服他預先知道事體，便問夫人和他丈母房份的遠近；那女人說道：『不用問，長久了自然知道的。』便把金子堆在桌子上，分開做五份；自己拿了兩份說道：『我沒有用處，總算拿這個給大孫兒。』姓廉的因為太多了，推着不肯收；他縋着眉頭說道：『我們家裏坍敗了，屋子裏的大樹，被別人砍去當柴燒；孫子離這裏又很遠，房屋坍塌，託先生替我照料一點兒。』姓廉的答應他，那銀錢祇收他一半，這女人硬送給他，抹着眼淚回身進去。

姓廉的正癡心奇怪的時候，回過頭來一看，那屋子便變了墳墓；纔明白那女人便是他妻子的外婆；是到家裏贖回祭田五百畝來，修墳種樹，收拾得狠威嚴。劉夫人有兩個孫子，大的便是荊卿，第二個叫玉卿，吃酒要錢，沒有行業，都是窮的；兄弟兩人，跑到姓廉的家裏來道謝，姓廉的統統送他許多錢。從此來來去去很親熱。姓廉的詳細的告訴他做買賣的緣故，玉卿暗想墳裏一定有

許多銀錢，夜裏打通了幾個賭錢的朋友，掘開坟墓來搜尋；開棺露出屍首來，竟沒有一點點得到，失着望頭回去。姓廉的知道墳墓被別人掘了，去告訴荆卿。荆卿跑到姓廉的家裏，拉着他一塊兒去看。走進墳窩裏，見桌子上七高八低的堆着；從前分去的銀錢，統統在那裏。荆卿要和姓廉的分着拿，姓廉的說道：『夫人原留下這個，等老兄來拿的。』荆卿便拿袋子裝着搬回去，告訴縣官，打聽捉人很利害；後來有一個人賣墳裏的玉簪，捉住了他，再三追問他的同伴，纔知道是玉卿領頭兒的。縣官便要辦他的死罪，荆卿替他去苦求，祇能免得一死。墳的裏面外面，兩家人家幫着收拾，比從前越發堅牢好看。從此姓廉姓劉的都有錢了，祇有玉卿和從前一樣；姓廉的和荆卿常常接濟他，可是到底能夠要他的錢用。

有一天夜裏，強盜走進姓廉的家裏來，捉住姓廉的，向他要錢；姓廉的藏着的銀錢，都分着一千五百塊錢做一包，打開來給他看。那強盜拿了兩包，祇有一匹鬼的馬在馬房裏，便拉住那匹馬搬着銀錢出去了。喚姓廉的送他到空地裏，便放了他。村坊裏許多人，看看那強盜的火把離得不遠，喊着趕上去，那強盜驚慌逃去。大家跑到那地方，那銀錢便丟在路傍，馬已經倒在地下，變做灰塵了。纔知道馬也是鬼；這一天夜裏，祇不見了一隻手鐲子。